

流峪飞峡小记

周丹军

炎炎夏日，城市就像一个蒸笼，有水的地方就是天堂。当多数城里人待在空调房里，不想出门的时候，有一些人却走出家门，四处寻找清凉世界。

驾车走老秦岭，行至老312国道蓝田和商州交界处，远远看到有一挂瀑布，从山崖上飞泻而下，飞珠溅玉。山崖上写着四个红色大字：流峪飞峡。这就是人们向往的清凉世界。

每到夏天，到流峪飞峡游玩的人络绎不绝，路上的车子排成了长龙。西安、蓝田和商州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先一步来到这里避暑纳凉，周边的人也慕名蜂拥而来。那些人把车停在路边，下到河里，嬉戏玩耍。一边吹着河风，把脚浸在冰凉的水里，一边吃着烧烤，喝着啤酒，那叫一个凉爽刺激！

那些小摊贩绝不肯放过这样的商机，在路边做起了小生意。有卖特色小吃的，什么神仙叶凉粉、洋芋糍粑、浆水鱼鱼、蓝田饸饹、黑龙口豆腐等，应有尽有，让路人一饱口福；有卖土特产的，如核桃、香菇、木耳、腊肉、豆豉等，把山里的珍馐拿出来犒赏路人；有卖手工艺品的，如竹笼、玉器、首饰、珍藏品等，让你忍不住要买一些带回去。

河里凉快，山里更凉快。买了门票，走过一座铁桥，就到了河的另一边。迎面一挂瀑布，水流直下，像天降甘露，让你瞬间透心凉。手扶栏杆，沿人工搭建的阶梯上行。一架云梯从绝壁上垂下来，像是上天恩赐人间的一架通天梯，我想上到天上，去采摘一朵白云。我手抓云梯一步一步往上爬，不敢左顾右盼，也不敢往下看，生怕一松手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终于爬到顶了，还好，头不晕、眼不花、气也不喘，感觉好极了！

接下来要走一段空中栈道，来到一个小湖。湖水碧绿，清澈见底，树木的影子和阳光在湖水中激溅，几只大白鹅游来游去，形成一圈一圈的涟漪。湖水从这儿流下去，遇陡峭的断崖，在巨大的落差下，形成了壮观的瀑布。

越往上走，越凉爽宜人。溪流潺潺，夏蝉鸣叫，愈发显得山谷幽静。走累了，渴了，俯下身子，掬一把清冽冽的山泉水，洗去脸上的油污，感受难得的夏日清凉，真是神仙待的地方啊！

传说有两个神仙，分别住在南北二山，他们感觉寂寞，便到峡谷中一个小潭边赋诗弹琴。于是就有了“遇仙池”，上面的瀑布叫“仙潭瀑布”。

走到一个地方，建了许多小木屋，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人猜想这是供晚上过夜的人住的小旅馆。看了指示牌，上面是“野风寨”，这里四面环山，比较隐蔽，只有从上面透进来的野风，故名“野风寨”。看来这里原来是适合住人的。

走了一会，到了龙宫瀑布。下临深潭，的确如龙宫一般，上面一帘瀑布，倾泻而下。若想纯天然淋浴，这里最佳。同来的小朋友站在瀑布形成的雨帘里面，我正要给她拍照，突然一股风吹动了瀑布，雨水溅到了她的脸上，她本能地把头一缩，我按下了快门，拍出来的照片很滑稽。最高的一个瀑布叫通天瀑布，从下面往上看，真像一条龙从天而降。瀑布把下面的石岩砸出来一个大坑，坑里积蓄了一潭水，叫“神龙潭”，瀑布到这里就没有了。

传说明清初，李自成出商州后，在秦岭南受到官兵伏击，两名大将在此受伤，行走不便，为了逃避官兵追杀，世代在此隐居，留下了好多宝藏。于是，便有一些贪财的人到这里来寻宝。我们也索性当一回探宝人，翻过这道梁，到梁背后去一看究竟。

遗迹所在的地方叫“李家槽”，一共有三处遗迹，我们只找到了两处，是石头搭建的房子，破烂不堪。门虚掩着，推开门，里面空荡荡的。同行的小李站在门里向外看，好像穿越到了明末清初那段岁月，主人出外狩猎，独留压寨夫人在家看门。

一股山泉水从山上“咕咕”流下来，我们接了一瓶，喝在嘴里，自带的矿泉水还要甜三分。我终于明白了，这里有地种，有水喝，有野果子吃，有动物可以狩猎，所以适合闯王部将世世代代繁衍生息。至于到底有没有留下宝藏？宝藏藏在哪儿？有没有被人挖走？这是留给后人的一个谜。

再往上走，地形复杂，古木参天，几乎无路可走。天色将晚，阴森可怖，我们赶紧原路返回。在溪流边的石头上布满了绿色的苔藓，小李爱不释手，当作宝贝采了许多。我帮她装在包里背回来，装点绿色花园。



观赏间歇泉

姚家明



几年前就听说过间歇泉，说那泉神奇异常——涨水时能淹住大腿，退水后一滴水也看不到；而且涨水和退水时，泉眼里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我将信将疑，世上哪有这般神奇的泉？

一个礼拜天，有朋友相约去看间歇泉。下午五点多，我们从县城乘车出发，走了三个多小时，抵达文化坪时，天色已晚。当晚，我们便宿在村里。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带上干粮兴冲冲地动身了。一大早，天上阴沉沉的，好在没落雨。拐过村子，就看到一条湛蓝的河，当地人叫冷水河。一个姓年的老汉告诉我们，要想寻找间歇泉，就得沿着冷水河一直往上游走，走到羊角山就到了。

我们按老人指引的路线沿河逆行而上，直往间歇泉方向。

深秋季节，山色斑斓，沿途的奇峰怪石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冷水河像个温婉恬静的女子一般，静静地躺在黄花遍地的山谷中。河水清澈见底，潺潺流动，水浅的地方，晶莹透亮；水深的地方，湛蓝无比——像是一块蓝天沉到了水里。即使是阴天，那种蓝仍是那么夺目，要是有阳光，相信那蓝会更加光彩动人。

我原以为就这景观观赏、赏玩水，就到了间歇泉。但走了三个多小时后，一问，到间歇泉还有十几里路。当时一听

简直傻了眼，凭我们的行进速度，三个多小时，起码走二十多里了，前面还有十几里，哪里还走得动？

我打算找一户人家歇在那里，不去了。可同伴们不依，说啥也不准我当逃兵。无奈，只好咬着牙又跟着他们上路了。路比前面的更加难走，到处都是烂石滩，走着走着就就河流挡住了去路，我们只好蹭着河水走。深秋季节，天已变凉，水钻进鞋里，非常难受。

我勉强支撑着，一步一步往前迈，不禁怀疑起来——间歇泉真的有这么好吗？

就在我几乎要累瘫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大片竹园，竹园旁边有两户人家。听人介绍，对面就是羊角山，间歇泉就在羊角山半腰处。

听了此话，双腿也似乎有了劲，便兴致勃勃地上山。

走到目的地，却看不到一滴水，目之所及，满沟尽是石头，长满了绿茵茵的青苔，非常好看。

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我们又渴又饿，鞋子灌满了水。便从附近捡些干柴生火，一边烤鞋袜，一边吃着干粮。

这时，从对面那户人家走上来了一个中年汉子，他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喝水。

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问他，间歇泉还得多长时间才会喷水？他说快

了，上次喷水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了。接着他给我们指明了间歇泉最先出现的准确位置。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旁边的干沟里传来了响动——像是谁打饱嗝一样，我们赶紧取出相机，快速来到间歇泉旁边。

间歇泉在一块大石头旁边，看起来是一个沙石窝。走到跟前时，窝里只有几块小石子。可过不了多久，随着“咕嘟咕嘟”的声音在脚下响起，我惊喜地看到那窝窝里猛然渗出水来。水涨得很快，眼看着它一寸寸往上涨，一眨眼工夫，窝里的水已经涨满，哗哗地流出来，顺沟淌去。

我惊讶不已，定定地看着水继续往上涨。开始我们都站在泉眼旁边，一会儿工夫，脚下的水已把鞋打湿了，便不得不跳到旁边的石头上。此时水量大增，泉眼里不断往上鼓着水泡，旁边的石缝里，就连树根下面，也都大大地往外流出水。而刚才看到的石沟里，水流湍急，飞雪溅玉，形成一道道白练。

听那汉子说，现在是秋季，水量还不算大，要是搁夏季，下了雨之后，水注能喷两三米高，声音像打雷一样。

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哗哗流动的泉水开始减少，与涨水时一样，水退的

速度也是那么快，眼看着水位一寸寸低下去，像是一个大口在里面把水往回吸一样，又像是海水在退潮。哗哗的流水声开始减弱，只几分钟时间，沟里的水便断流了，只有起初那么一窝水。而那小窝里的水也在急骤消退，先是满的，一会儿就半窝水了，这时周围的石头下面发出“咕嘟”的响声，随着几声响动，倏地一下，水窝里的水便一滴也不剩了，眼前又恢复了初时所看到的模样。

前后半个多小时，我目睹了间歇泉涨落的全过程。这奇特的现象让我格外震撼，定定地注视着平息下来的满沟的石头，还有石头上那绿茵茵的青苔，感觉像是做梦一般。

我被神奇的间歇泉深深地迷住了。有人认为山水无生命，可我却从这眼泉中发现了生命的律动，她起伏、涨落、落落，不正像脉搏的跳动吗？真是一眼神奇的泉。



秋之遐思

王海溶

立秋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是感叹日月如梭飞逝流逝？是害怕花开花落，不复流年？还是炎热气温尚高，对季节的不经意？无论如何，秋，还是来了！一种惊悸后的落寞涌上心头。

我喜欢夏天，温热的气温让人周身膨胀，动力十足，万物的葱郁葳蕤让人意气勃发，希冀无限。人生的憧憬就像丢进泥土里的一粒种子，从初夏开始萌动发芽，一天一个样地在遐想中孕育伸展，被希望牵引着走的思维总是感觉生活在脚踏实地的境遇里，人，顿时被岁月所折服。

可是，当突然间岁月里开满了秋天的姹紫嫣红，突然间目光里被重重浓郁的斑斓浸透，才发现，无论我把情绪在时光里装裱得多么堂皇，而内心里却装着一一种不自信，甚或一种惊悚般惶恐随着秋的到来在内心里深处惊悚蠕动。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自古人们悲愁情结俱在。

我知道，虽然秋雨沥沥地乱了平静的心，但秋风送爽却吹散了天边的云；虽然岁月无情带不走丽人宏愿，可秋日旷远可以去把心事寄托。岁月的长河总有春秋去丈量，可人生的时间却是在论分论秒地度过！

秋天来了，秋天还会再来；时间走了，时间却永远不能复制。时间的碎片随风飘逸，你却奈何不得，能抓住的只有几片回忆的片段……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拒绝过对秋韵秋色这一份热情的欣赏，相反对于厚重的秋总是有一份期待，有一份寄托。

秋，它会让成熟的万物更加芬芳，让丰富的人生更加华丽。浅秋的色彩是伴着成熟的韵律，深秋的淡泊是成熟后的淡定；浅秋的喧闹是夏末的繁华，而深秋的宁静却是繁华后的矜持。在这种淡泊和矜持里你感到的是节气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内心足够强大气场的支撑。

其实，这样的节气转换，盛大的不是

秋的节令，而是人们内心的承载和对岁月的一份期盼。每一个季节的义务都是对岁月的成全，都是一段承载春秋的记忆。之所以盛大就在于人们对春华秋实的期待，对人生结局圆满的憧憬，对春的诺言的兑现。赋予这样的主题，你能不对秋的到来内心感到惶恐吗？

一场夏之绚烂的结束，是一个秋之丰盈的开始。时光，让岁月沉淀，也让内心丰盈。多彩的秋是心中最具完美的色彩，超然的意境，广袤的旷野，辽远的长空，热烈的红叶，悠悠的白云，还有那滴透心窝的细雨，无不让人痴迷陶醉。我愿执手秋天，放浪行迹，与阳光一起打坐，寻一抹恬淡自然，用一颗包容万事万物的心，去与她相拥，把无尽的温柔和深情种下，让人生的理念在深秋的淡泊中升华……

当盛夏渐行渐远，花开花落已成过往，生命的轨迹已去向，秋天会告诉你，这世上悲观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你

一颗纷扰的心！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古红尘行走，只能探之一二，不能究其七八，倘若真能如此便是人生快乐时！如若这世上真能让你我避不过的俗事，可不可以选择用秋的清净冲刷心肺，秋的旷达涤荡污滓，秋的隽永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用秋豁达，过滤自己的沉思杂念？

与那些擦肩而过的无缘说再见，邂逅着一份温暖。与那些生活的智者相媲美，心中典藏着美好心愿。把日子蘸满秋韵，过成不负韶华的长诗，撰写秋水无痕，秋云无心，山河壮丽，日月共长的涓涓诗篇，呼唤着一个金色的极富人生况味的秋天的到来！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古人语胜过千言，如何看待秋在于人心的追随，面对一个姹紫嫣红的秋，面对一个丰硕硕果的秋，面对一个催人华发的秋，我不得不得感慨，莫辜负这秋声一片！

卖杏子的父亲

刘 博

我的父亲是一名高中教师，小时候，我一直跟随父亲在夜村镇初小读书，那时，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父亲的同事经常“嘲笑”他在集市上卖杏子。本来卖杏子也没啥，但不该弄得像电视剧里的特务一样，戴上个大草帽，压低帽檐，生怕被人认出。

我家的小山沟里，盛产甜杏子，远近闻名。20世纪60年代，人们生活穷困，我们家兄妹多，父亲虽然是教师，但工资收入也很微薄，母亲一个人参加生产队劳动，挣的工分少，我家年年是缺粮户，每年都得用钱买粮吃，尽管父母在生活上一再节俭缩食，省之又省，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仍然是填不饱肚子。有时候，全家老小实在饿急了，母亲

就带上大哥、二哥上山挖野菜回来吃，能挖到的那种野菜简直难以以下咽，但那时却经常出现在我家饭桌子上。于是每年成熟的杏子，就成了我们家一项重要收益了，父亲把杏子挑到集市上卖了，可以换回几亩地的化肥、种子钱，全家一年的收成就有了希望。

父亲是教师，也很爱面子，让他在集市上抛头露面卖杏子，内心是不情愿的，但生活是残酷的，面子必须向现实低头啊！情急之下的父亲，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买了一顶大草帽戴上，压低帽檐，即使是在集市上被熟人碰见，都不会被认出。这一招还是常用的，草帽陪伴父亲卖了好几年杏子。人常说，再隐秘的事情，终有露馅的

一天，夜村镇上有个苏老师，和我父亲是同事，有一天，他去集市上给女儿买杏子，挑来拣去就到了我父亲的担子前，问道：“卖杏的，你这杏不错啊！多少钱一斤？”父亲一听声音，吃了一惊，但已是避无可避了，只得硬着头皮抬头装作惊喜地说：“苏老师，是你啊？这是我的，不向你耍钱，你随便吃就是了。”

苏老师见我父亲，也是吃了一惊，但还是让父亲给他称了几斤杏子，虽然父亲一再说不耍钱，他还是坚持付了一张大钞票，还说我家困难，不让找零钱，最后被父亲拿着零钱追着跑了。事情过后，苏老师忍不住把这事说给同事们听，同事们也就在闲暇时以这事和父亲开着玩笑，也都很同情他的窘迫境况。